

关于活着

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能活到今天,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是活着,只知道活着是要呼吸的。可我知道什么是死——闭着眼睛,脸色苍白,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任凭自己的亲人怎样哭喊。死的情景是在医院里看到的,我见过和我住一个病房的孩子死了。我几乎不去想活着的事,我太小了,只有8岁。但我已经朦朦胧胧地觉得活着不好:我要打针吃药,要做手术……那一切太可怕了。其实最可怕的还是孤独,还有夏天,没有电扇。妈妈上班前,让我倚着被子坐好,把一个盛满凉水的罐子放在我身旁,她说你要是热了就把手伸到水里。我守着一罐凉水过了一天又一天,每天都那么漫长,都让人不耐烦。我没有玩具,家里也没有收音机,只有一只马蹄表咔嗒咔嗒地走着,不慌又不忙。那就是我活着的声音。

妈妈对我的病从不绝望,她不断地给医生写信,还把医生请到家来。我11岁时,有一天,妈妈请来一位军医。看着我不停震颤的腿,还有身上一块块化脓的褥疮,他对妈妈说,这孩子18岁双腿就会挛缩起来,再也伸不开了。医生走后,妈妈对我说,我不相信,你要好好锻炼,你的病一定能好。我不完全懂医生的话,但我懂得妈妈的话。

我总是笑,苦笑。我没有有什么可高兴的事,于是我就在父母面前装笑。有时脸上笑,心里却很烦恼。我学会了忍耐。试着咬牙忍耐。因为书上说,痛苦的时候都咬牙坚持。现在想来,那时候我真的很可怜呢。

我18岁的时候,妈妈想



名人博客

新浪网博客频道

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脱下明星的包装,走出名人的光环,卸下智者的头衔,也许,只有在日记中,“平凡人”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至少,是相对的真实……

起了医生的话,她有点得意,说,你看我说吧。

我继续努力活着。可是我的病情加重了。1976年12月22日,我做了第4次脊椎手术。此前医生对我的病情并不乐观,他们说了我会死亡的几种可能:1.肺炎,2.泌尿系感染,3.褥疮——这是脊髓损伤病人最可能死亡的症。

可我依然活着。我的生命力一次次粉碎了医生的预言。很多年了,我总是给自己开处方,我知道怎么预防

感染,我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条件再差也要洗头洗澡,晒衣服晒被褥。所有能够得着的地方都擦得一尘不染。我会给自己针灸、注射、按摩、给褥疮换药。看不见的地方就照着镜子。我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起来。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有病装没病,有残疾装没有残疾。

我像健康人一样穿着,虽然搬动双腿很费力,可我努力就能做到。我像健康女性一样打扮自己,整齐干净。指甲从来都是及时修剪的。即使病在床上,也要挣扎着让自己整洁清爽。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山东省立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张成伯伯,我童年时,他是我的主治医生。他已经老了,他说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是什么原因他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乐观坚强是第一!

后来,我在全国两会上还见到了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教授。1965年,妈妈带我到北京治病,要找的最好的医生就是王忠诚教授。几十年后,我活着,还和他一起开会,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再也不孤独了,少女时代我就有了很多朋友。开始写作后,我却常常给自己制造孤独,因为我必须安静地写。我喜欢很执着地做一件事,比如写长篇小说,我会一连几个月不下楼。我也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我不喜欢出去吃饭,我愿意请朋友们到家里来吃饭。在饭桌上,我和他们喝酒,黄酒,葡萄酒,我总是哈哈大笑,那会儿我根本不去想自己的病,只觉得活着真好。

张海迪 / 文 主要作品有《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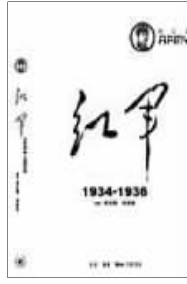
草地婴儿

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贺子珍是在川黔交界处分娩的,孩子一生下来就送走了。这个毛泽东的女儿,解放后曾经大规模寻找过,却一直没有找到。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她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像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妇女团的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妻子1936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7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用布为她围出一块露天空地生产婴儿。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鞍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但她们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纪实文学

师永刚 刘琼雄 著

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本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关注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长征时用过的器物、红军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等。

神秘的红军妇女独立师

除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三十名女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则更令人瞩目。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是红军规模最大的女兵部队,兵力近三千人。她们除了担负着新占地区的治安、政治动员等工作,也担负向前线运输物资、救送伤员、押运俘虏的任务。在兵力不足时,她们还屡次作为野战部队投入战斗。

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她因为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而把名字留入史册,她就是王新兰。王新兰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她常常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

羞辱前夫

×月×日

果然是想回来。这两年大概亏了不少,灰头土脸的。他说他看透了,不想再折腾了,想回来踏踏实实过日子。他说他很怀念跟我的那一段,这两年总也忘不了我。当然,他的衣服还是很体面,衣领上还是有股子香水味。

我承认,自己是喜欢那种体面周正的男人。自己没上过大学,就特别崇拜有知识的。他在这方面确实迷惑过我,还有那些温存的高雅的很难让女人不动心的言谈举止。还有他的生意经。还有他的俏皮话。还有他的黄段子。还有那些时而活泼时而忧郁的眼神。可如今一个妓女,经历了这么多男人的女人,已经一眼就看穿了这些外表。一个人的品性,宽厚与自私,高尚与卑劣,纯洁与肮脏,和这些外表没有关系。

我们是在雅丽咖啡屋见的面,选在这里是我要求的。他第一次约我就是在这儿,替我挂上外套,替我拉开椅子,轻声细语,彬彬有礼。而我,只不过是天兴酒楼端盘子的女招待。被人这样尊重着,我能不头晕吗?我根本忘记了就是这个人才还在桌子底下偷偷摸我屁股。

他还是那一套,甜言蜜语,细声细语,吹他还有多少实力,认识多少大人物,将来要对我怎么好,然后来电话故意不接,然后就伸出了咸猪手。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还不长记性?选在这儿不是让你重新表演。我是要告诉你,我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妓女。你是不是想睡我?就想直说,我可以给你优惠价,200块一次,怎么样?想白占便宜



悬疑小说

曹征路 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下岗女工倪红梅死在了出租房内,死因不明。警察从出租房内找到两本笔记本。在她的日记中,她懂事又多病的女儿艾艾,她的朋友阿红、阿月、肥肥,以及追求她的老梁头相继出现。倪红梅到底死于何因?

可不行。我认识很多警察,一个电话就能罚你五千块,你自己掂量掂量。然后他的手就悬在空中。

其实我也可以采取另外的方法,让他先拿出钱来,然后慢慢修理他。可好像那样做并不解气,反而瞎耽误几天时间。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更重要的是,他还会去家里骚扰。而且这个人的钱永远在支票上,他只会支出一文不值的甜言蜜语,还有永远看不见的美好未来。从前他就是这

猜猜我是谁

谁都知道钟庆东是一个孝子,他当初那么渴望早一点从高中走上社会,可是为了母亲他还是回到学校复读一年了。如今,父母年纪大了,又都是工人,近年因为工厂相继倒闭,连一分钱退休金都发不下来,生活很是清苦。钟庆东觉得自己好歹有工作,有生意,就跟罗小云说,每个月付给父母五百块钱帮助生活,没曾想遭到罗小云的激烈反对。

钟庆东说:“钱我可以再挣啊,我工作之外还有生意。”罗小云说:“那不对啊,怎么知道给你父母的钱都属于你生意上挣的?我每天在单位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敲键盘,手指尖都敲白了,一个月正好挣五百元。交给你父母,那不等于我的工作白干了?”

钟庆东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现在真是搞不懂,生活中越是不通艺术的人,说起话来为什么却越是有高度的艺术性,让你点评它的余地都没有。事情最后弄成了这样:钟庆东每月交给他父母三百元生活费,前提是,他每月也要交给罗小云父母三百元。

经过一次次的争吵,钟庆东不知道罗小云是怎样看待他的,反正,他对罗小云的理解是渐渐明白她是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带有与生俱来和不可救药的世俗与功利的一面。他现在有点相信了,罗小云当初能够甩开那个同她撞自行车谈了两年恋爱的人而来到自己身边,不单是自己狂热和煞费苦心追求的结果,对她来说,未尝没有考虑图得生活安逸和物质享受这一因素。如此转了一圈,说到底,她高中三年明知道他



都市小说

于晓威 著

收获杂志友情推荐

高中三年,钟庆东一直专心暗恋着同班的美女罗小云。罗小云幸运考取外地一所大专院校,钟庆东高考失败,自此两人断了联系。时光流转,他们再次相遇,半年后,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们的婚姻似乎验证了一句名言: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将为之后悔……

俩之间已有故事却最终没有把它演示出来,就是极正常不过了。因为那时候钟庆东落魄凋敝如丧家之犬。

有一天中午,罗小云下班回来,郁郁不乐,把肩上的挎包一放,一下子扑到钟庆东怀里。钟庆东大感意外,连问怎么了。罗小云说,钱丢了。

钟庆东问,多少钱?怎么会丢了?

罗小云说,准备买化妆品的钱啊,一千三百元,放在包里,倒霉死了。罗小云边说边骂,你说这是算偷啊还是

抢啊?

钟庆东问,到底怎么回事呀。

罗小云说,下班,还是走在热热闹闹的大街上呢,一个人从后面一下子捂住我的眼睛,差点儿把我扳倒,让我猜猜他是谁。是个男的,我的眼睛被他两只手压得生疼,就说,别逗!他不肯,说,你不好好猜猜我是谁,我就不松手。我没办法,就胡乱猜他是高中的男同学张三李四吧,他猛一松手,转身跑了,原来他们是两个人。我的眼睛还没完全看清,他们就踪影了。走了几步我才发现,肩上挎包的拉链开了,他们把钱拿走了。

钟庆东觉得又可气又可笑。世界上的坏人如果都这么干坏事,那倒是挺充满诗意的。钟庆东认真地问了一句:“他们没有碰你别的什么吧?”

“别的什么?”罗小云不解。

“没有借机碰你的身体什么吧?”

罗小云气得脸都白了,“你以你为老婆的身体比钱还值钱啊!”

那当然。钟庆东心里想。钱丢了,罗小云是真心疼;她的身体没有遭到非礼,钟庆东是真高兴。

是的,许久以来,钟庆东一直替罗小云的身体感到担忧,他对除他以外所有跟罗小云接触的男人怀有醋意。罗小云经常的还会回家很晚,在外面应酬,陪人家吃饭,有时候甚至微醺带醉。直到有一天,钟庆东突然听别人说起一个消息,那个跟罗小云撞过自行车的小夏,两个月前竟已经从邻县调至本地了,被所属企业派到这里做驻外机构负责人,负责原料和资源采购以及拓宽产品市场。钟庆东不禁大吃了一惊。